

◆史海钩沉

名山留得月千年

——方以智避难洞口

萧泽曜

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方以智不愿在南明永历朝廷做官，于兵荒马乱之际，避难洞口，留下不少历史遗迹。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他博览群书，考据精贲，著有《通雅》《切韵源流》《浮山文集前后编》《学易纲宗》《诸子爝有》《物理小识》《药地炮庄》等五十多种。

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方以智和刘世芳一同走小道于五月回到南京。方以智到南京后，阮大铖、马士英以从逆的罪名要杀他，结果举朝大哗，这才罢了。方以智改装散发，逃出南京，卖药五岭间，并且改了姓名，称吴秀才。当时在唐王那里任监察御史姚奇胤，找到以智，劝以智打起精神，继续为南明朝廷效力。唐王任命以智为赞善、中允，以智不去任职。后来瞿式耜知道了方以智的下落，请他到馆舍。

瞿式耜等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方以智也参与其事，后跟随桂王到梧州。以智本来就无意为官，现在又不免用，于是决定挂冠而去，在广西桂林、柳州一带游走。等局势稍微平定，就在广西平乐县的平西村，建了房子住下来。方以智住在平乐，“放情山水，觞咏自适”。客人来，高谈阔论，就是不谈时

事。当时湖广诸将，有许多是他父亲方孔炤的部校，想请以智做督军，他都一一谢绝。

永历元年(1647)二月，南明桂王任命方以智为詹事、礼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桂王几次派行人李浑、龚之凤敦请以智赴任，致书以智：“唐德宗不能用陆贄，千古以为失人。卿才优于贄，毋令后世以朕为德宗。”以智七次上疏辞，桂王不同意，加任以智为尚书。在此情况下，以智勉强接受任命，跟随桂王到了武冈。以智向桂王提出收复长沙、衡阳、永州、宝庆，作为中兴的基地。桂王派以智慰劳何腾蛟，要何腾蛟派兵到武冈护卫。此时以智见大势已去，就离职住在衡州的莲潭庵。不久，他又移居到洞口，住在离洞口镇不远的读书岩。

方以智当年所居住的读书岩，位于洞口平溪南岸，上距洞口市五里，是一处约200平方米的石洞。清人刘纪廉曾作《读书岩记》，作了细致的描写。文中写道：“斯岩也，穹北通南，闳中肆外，潇洒日月，嘖傲烟霞，信乎天造地设以貽斯人者，宜先生读书纂述三载于斯乎。”洞门口曾建有观音阁。

方以智在读书岩，曾居住三年。在离此不远的洞口塘石壁上，曾留下方以智几首诗。其一为《题洞口双壁》：“避秦箫鼓在渔船，仙趾犹存旧爨烟。石壁未经人一语，名山

留得月千年。衣窈翡翠屏前镜，诗写桃源洞里天。鸡犬无声炉烬灭，丹青难与世人传。”洞口塘，又名九丈潭，在洞口县城以西4公里处，为平溪江出口。这里北耸犀牛石，南立狗爬岩，双壁对峙，江水穿石而出，形成深潭。清人戴宗槐撰《洞口记》，文中记述道：“壁间镌桐城方密之先生诗数首，笔画道劲可爱。”文中也写到顺平溪而下，登观音阁，访方先生读书处。

后来清兵占武冈，洞口也不能成藏身之处。方以智离开洞口去洪江，投水被人救起。他感叹道：“南荒尽矣，舍西竺安归？”他返回广西平乐，舍妻子在平乐为僧，法名弘智。清顺治七年(1650)，清兵在平乐找到方以智，将他逮捕，送到清帅马蛟麟那里。马蛟麟以冠服置于左边，刀剑置于右边，威逼以智：“易服则生，否则死。”以智坐在地上，对清兵说：“十召不出，不忠；家有老亲不能养，不孝，分当死。”于是引颈就刃。马蛟麟被以智的浩然正气打动，离坐为以智松绑。然后又要以智写信给陈邦傅，劝陈投降。以智愤怒地说：“我岂是招人投降的人？”清军知以智不可屈，只好听凭他出家为僧。

(萧泽曜，武冈人，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品茗谈文

《龙头香》创作谈

编者按

杨晓升以崑山龙头香为由头创作的中篇小说《龙头香》在《长城》2019年第4期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转载，收获颇多好评。近期，新宁籍著名作家王子君就《龙头香》的创作问题对杨晓升作了细致深入的采访。现择要刊发，以飨读者。

王子君：你是如何知道崑山龙头香的？

杨晓升：2017年12月9日至10日，经《湘江文艺》编辑冯祉艾引荐，我和评论家李建军等人应邀到邵东参加一次文学活动，后有幸第一次到了著名的崑山，而且见识了崑山八角寨上的龙头香。

王子君：你到崑山参加活动，当时对新宁文学有什么感受？和崑山哪些作家打过直接交道？读过他们的作品吗？

杨晓升：我那次是应邀参加邵东作协的文学活动，期间又随邵东作协到了新宁，参加邵东与新宁的文学联谊活动。两地作协30多名会员，彼此间交流创作心得，别具一格，气氛热烈，欢乐无比。但由于人多，时间又仓促，我只是与时任新宁县作协主席车晓浩等人有过简单的交流，所以对新宁文学及其创作队伍并未真正了解，更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不过，当天的联谊活动，我已经感受到新宁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的巨大热情。以后希望有机会读到新宁作者的优秀作品。

王子君：《龙头香》写王兴奉父母之命，回老家崑山烧“龙头香”，却演绎了一出乐极生悲的闹剧。在实际生活中你对烧香拜佛的行为怎么看？

杨晓升：我觉得任何人与其虔诚地祭拜“神明”，不如自身遵纪守法、清正坦荡，而遵纪守法、清正坦荡的根本是恪守心中的良知。也就是说，世间最高的“神明”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的良知。

王子君：《龙头香》无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从批判现实的角度，你觉得这部小说最具价值或者说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

杨晓升：小说中父亲对家族香火的传承与倚重，以及对家庭财富和自身命运的保佑与祈求……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至于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我自己不便评价，这里还是借用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在回顾过去五年的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时，在《心底时代风云，笔下万象人间》一文中对拙作的评论加以概括吧：“这不是一部反腐小说，而是一部反映欲望难填的世道人心的小说……这是一部极具文学性、敢于挥起批判之剑的小说，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无边欲望进行深入揭示的小说。”

王子君：作为一个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你认为小说创作最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在当今社会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感？

杨晓升：你过奖了，一直以来我只是一位业余作者，至今也未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我会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更高标准努力。小说创作应该注重什么？我认为写作者不应该只满足于简单描摹、复制生活，而是要洞察并深入生活的内里，最大限度地揭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致力于对生活变幻莫测和深不可测的未知领域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写出能够为读者提供新的阅读享受、阅读体验和阅读思考的优秀作品。说到作家的责任，不同的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那也是作家的自由，不能强求划一。但我以为，既然作家曾有“社会良心代言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那就得一定程度自觉或不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传递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要能在自己的作品中适时回应甚至回答时代和读者的关心与关切，要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中华民族的铸魂奉献自身的光和热。

王子君：你对崑山文学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杨晓升：前面说了，我对崑山文学及创作队伍还不大了解，但既然崑山已经有“崑山画家现象”，一是说明崑山有丰富的绘画艺术创作资源，二是有绘画艺术人才。而艺术是相通的，既然崑山的画家能够走向全省乃至全国，说明崑山具备良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土壤。但文学创作，关键在于人才。崑山能否出现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取决于写作者自身对文学的热爱、悟性与投入。不过，文学创作是漫长的事业，也是寂寞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投机取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句话：崑山的作者要立足于崑山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以独特的眼光、满腔的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脚踏实地潜心创作。只有写出属于崑山独特的风情和文化特色，并且富于新鲜感和感染力的作品，崑山的文学才可能脱颖而出，走向全省乃至全国。

(杨晓升，广东人，《北京文学》原社长兼执行主编；王子君，新宁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

◆思想者营地

惟有无情碧水流

——谈《三国演义》中人物的情商

蒋双捌

《三国演义》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击鼓骂曹”“杨修之死”“铜雀赋诗”“张松献图”“舌战群儒”等片段，巧的是这些片段里主人翁成败都在于情商的高低上。

三国时狂傲第一人，莫过于祢衡。祢衡的狂傲，从他的“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这一句中可见一斑。才俊云集的汉末，祢衡独服这两人，也显示出他的“目中无人”。他狂的天下独步：“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识乎？”狂得无所顾忌：“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狂得张牙舞爪：“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直狂得天地失色，星辰黯淡……

曹公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孤尔”的傲视群雄是韬略，有韬略的可以成就大事业。而低情商的祢衡却狂傲得身败名裂，甚至丢掉了卿卿性命。平心而论，曹公一开始是“对得起”祢衡的：你有才华，给你一碗饭吃。请你出来做官，你就安分守己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干下去，就算是牧牛放马又如何？只要不学弼马温扯旗造反，好处自然在等着你。你却偏偏要与顶头上司对着干，还为了泄私愤显摆自己竟然“击鼓骂曹”，任宰相气度的曹公，也有自己的底线。于是，曹公遣祢衡使于荆州，欲借刘表之刀而杀之。刘表的情商也不低，见祢衡不知天高地厚，把他送到黄祖那里。黄祖比起曹公刘表来，情商不知低了多少，于是就直接把祢衡“咔嚓”了。

祢衡不懂得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骂人从来不给对方留点面子，也从来不给自己留有任何余地。祢衡的才华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他的声乐才华——但闻其《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坐客听之，莫不慷慨流涕”。其二便是他的口才，你看他骂操之语，简直精彩绝伦：“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好一篇“六浊”歌，好一个狂祢衡，遇害时才二十四岁，只是为后人留下“黄祖才非长者倚，祢衡珠碎此江头。今来鸚鵡江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的哀叹！

第二个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韬光养晦的要算杨修了。杨修聪敏，但像其他谋士一样定奇谋、出奇策的例子不多，反而耍了很多华而不实的小聪明。曹操与刘备相持于汉中，想进攻刘备没有好办法，想防守又没有好机会，想退却又怕丢了面子。护军不知道大军是该进还是该退，问曹操口令，听到的只是一句“鸡肋”。护军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杨修告诉他：“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公已经决定撤兵回去了。”不久，曹操果然下令撤军。

其他诸如修丞相府“闹”字的解读、“一盒酥”的理解、“丞相非在梦中”的点拨，其实都是杨修在耍小聪明，不善于说讨人喜欢的话。曹操有做圣上之意，而无圣人之量，容不得别人比自己更高明，何况杨修后来参与储王之争更是犯忌，找个理由杀了他也就顺理成章了。

(蒋双捌，任职于新宁县第五中学)



灯笼花 郑国华 摄

◆邵阳诗韵

豺虎横路无炊烟

刘宝田

许国焯《南村集》中诗作，绝大部分是反映明末清初武冈人民遭受兵祸离乱的悲惨生活的。读之，有杜少陵“三吏”“三别”之风，扼腕悲怆，沉郁沧桑。

其《野行》曰：“瘦日斜度悲风天，野行竟日无炊烟。前村有妇抱犁哭，垂头泪滴如涌泉。旁人借问哭何事，良久气绝语哽咽。徐言老妇有二子，新从春上携归里。百战锋镝偶然存，丈夫去年遇贼死。闻道王师收郡城，王官抚养甚分明。诛守句摄兴百役，荒田一村未得耕。昨日城中附书至，一男杖下已立毙。今晨里正究入门，二男仓猝复被系。定知官长夫仇怨，且复扶衰治生计。忆昨抱儿避贼锋，存亡生死刀枪丛。得完骨肉顷支解，不及相随至地中。我闻此语膺为抚，珍重伶俜安故土。王官固欲辟蒿莱，未是豺狼如猛虎。”

借一无力耕作、抱犁而哭的老妇之口，叙述全家的悲惨遭遇：丈夫被寇贼杀死，一个儿子被官府杖毙，一个儿子被里正捉拿应役。其实，不止是一家如此，“野行竟日无炊烟”，家家没有生机，户户如此凄凉。这也不能怪“王官”，他们本来也想让百姓开辟蒿莱山野，以安故土。那么，谁使百姓家破人

亡而“荒田一村未得耕”呢？原因是“兴百役”“刀枪丛”。诗人的矛头直至当时的封建王朝，进指最高统治者。叙事朴实，笔锋锐利，悲愤之中发人深省。

其《清明即事》云：“太息寒花亦无情，一春残败落还生。荆榛郡邑皆空地，风雨黔巫未洗兵。旧燕几时巢社日，孤村何处哭清明。支离戎马余皮骨，豺虎仍然道路横。”从“黔巫”句看，此诗作于吴三桂乱兵进驻武冈时期，荆榛遍地，豺虎横路，戎马支离，民不聊生。清明欲祭亡灵，都无处可哭。

《书感》更是直接写到自己：“干戈才息战，丧乱未全平。名久惭师友，家仍累弟兄。青袍无故业，黄钺有专征。最忆三秋候，天风哭野声。”青袍，学子所穿衣裳，此指自己。黄钺，黄金为饰的斧，古代为帝王专用，此指清廷执鼎者。三秋，指收获季节。不闻欢声而闻哭声，生计无望，表达度日无依之悲也。《归家叹三首》中，所记更令人无语：“粒食绝经年，野花无可摘”“房闼错兽蹄，朝菌生床席。鹵莽亦一炊，草草不能咽。”

走过了何等苦难的历程，人民才走进和平幸福的今天？